



大中坝上的拦河造田

·汪继业·

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,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,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。

达县地区当时是农业地区,学大寨当然不能落于人后。大寨的经验中,一个重要内容就是“改天换地、拦河造田、敢把山山水水重安排”。为此,地级单位的职工,在鹿鼎寨上砌了几块梯田,但总的来说,影响不大,效果有限。

后来,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,决定在州河的大中坝岛上拦河造田。

右图是州河大中坝岛的卫星地图,岛东侧的河道是主河道,常年流水,岛西侧的河道,河水流量大时和图中一样,但在枯水季节,水流很小,无须渡船,从西岸就可以不湿鞋地登岛。按照当时规划,要在岛上南北两端各修一道堤坝,穿过河道后连接到东岸,将岛东侧的州河河道两头截断,河水只能从西侧河道流过。然后对右岸河边的小山,用炸药进行定向爆破,使爆破下来的土石全部填覆在原东侧河道上,再进行整治,使其成为良田。

这个方案不可谓不宏伟,但工程量也不可谓不浩大,所需的人物财力肯定也非常大,如何解决?还是用的老办法:群众路线,人民战争。除了炸山外,全部工程将由地级单位职工义务劳动来完成。

在枯水季节的一个星期六,早晨才8点过,从城区去中坝的公路上,就浩浩荡荡络绎不绝地全是去参加劳动的人流,肩上扛着各样的劳动工具,笔者也是其中一员。上了中坝,位于岛北端的工地现场上,数十面红旗招展,高音大喇叭不断地播放高昂的战歌和感人的表扬稿,还有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工地来回为大家服务。条石

和水泥已经提前运来,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堆砌成一条堤坝。大家热情高涨,一不怕苦,二不怕累,三不怕伤,四不怕饿。因为午饭也是由各单位的伙食团送到工地上的,比较平时的饭菜,肉多油水多,敞开吃还不要钱。经过几百人一天的艰苦奋斗,到下午收工时,一条数十米长的石坝就像模像样地立在岛北端了,即使是现在,在卫星地图上还依稀可见。在收工回城的人流中,有人唱起了军歌《打靶归来》,引来了众人的附和。

在这第一仗获胜后,我们是做好了连续奋战几个周末的思想准备的。不料,此后就再没有接到去大中坝岛修拦河坝的通知了。为什么不修了?当时没有给我们答案,现在我也还是不知道确切的答案,只是猜想,这个方案可能太不切实际了吧。留下的只有那一段石坝,让后人去分析:“前人为啥要在这里砌道石墙呢?”



德立散打

何德立,网名“荷叶”,年过四旬,其貌不扬,心很善良,一位普通的超市售货员,“刘哥”的老婆,“胖子”的妈。下班之余,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麻,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,经她娓娓道来,则令人捧腹,会心一笑。

翻包包

运气霉,翻刘哥的包包,被抓了一个现行,刘哥怒目而视,我很是尴尬,连忙媚笑着为自己开脱,说:“老公啊,我看看你的包包里有钱不?没有的话,我给你放点进去。”

刘哥的眼神转为温柔,甚至有些期待,眼巴巴的看着我,任由我胡作非为,翻完他的四个包包,一文都没有,一无所获,我失望之余,又放心不少。刘哥以为我是一个讲信誉的人,他天真的说:“没有吧?放点进去嘛,你说的。”

我要赖,说:“我的话,你也当真?!”

生活费

刘哥要去武汉出差,把家里的所有钱都带上了,我喊他给我留100元,好话说尽,他都不干。我又喊他给胖子下个星期的生活费,他也是不干,我看他一反常态,哪里是去出差,分明就是要卷款潜逃嘛!我央求他说:“你去出差,如果星期天下午没有回来,胖子吃什么?”

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,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,喜欢读书,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

语言与地域的关系,奇特而神秘。使用同一文字者,山前山后,坝内坝外,只需几十里的空间距离,其语音语调就可能异同霄壤。同一语言系统内,因地域差别而形成的变体,称为方言。四川方言,属西南方言,体系内亦有川西、川东之分。初听极土,但认真爬梳剔抉,却多有正规汉字对应。读书,遇到经常说着、听着的方言,偶有豁然,自喜自得,查证记之。不敢说言之成理,个人管见,请行家批评指正。

滗饭

儿时,喜欢围着锅边转。柴火旺旺的,母亲舀起罐里的米粒一看,自言自语:bi得了。铁罐往bi饭架上一斜,罐盖向上移出一丝缝隙,白白的米汤便从缝隙流出,木盆里升腾起一片白雾。bi毕,也不揭盖看看,提正铁罐,罐盖在罐口轻击几下,当当有声。我则赶紧拿出一只土碗,舀起一碗米汤,狼吞虎咽般喝了起来。

在母亲手里驾轻就熟的柴火铁罐煮干饭,其实是个技术活。技术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把握火候,什么时候bi米汤,需要对米熟程度有准确判断,bi早了,是夹生饭,米心硬硬的,还没熟透;bi晚了,稀腾腾的,煨不起锅巴,不是正规的干饭。二是在叉形木柃做成的bi饭架上bi米汤,

既要小心,不小心会罐倒饭倾;又要留不多的米汤,留少了,饭太硬,牙松齿缺的吃起来费劲,肠胃不好的吃了不易消化,留多了,蒸不干,饭就成了耙坨坨。

一日,与朋友相聚,朋友是个讲究人,开瓶红酒,醒酒后,叫店家拿一个bi酒器来。听到这个熟悉的音节,突然想起小时候的bi饭架。问朋友,bi酒器干什么?朋友说:陈年红酒中会产生沉淀物,必须用bi酒器过滤一下。原来,所谓的bi酒器之bi与小时候bi饭之bi的意思差不多。一查,竟然有这么一个字:滗。《集韵》注其音:滗,逼密切,音笔。《博雅》解其意:盪也,一曰去汁也,或作滗。

汪曾祺散文《干丝》中说:“最初似只有烫干丝。干丝在开水锅中烫后,滗去水,在碗里堆成宝塔状,浇以麻油、好酱油醋,即可下箸。”《菌小谱》中说:“发口蘑当用开水。至少须发一夜。口蘑发涨后,将水滗去。”烫干丝之“滗去水”,发口蘑后“将水滗去”之“滗”与铁锅煮饭之“滗米汤”之“滗”,意蕴完全一致。

滗凉虾之“滗”与“滗米汤”之“滗”,都有“去汁”、“使干涸”意。只是使用的办法不同:滗之去汁,是将汁滗离容器,干涸的东西留在容器;滗之去汁,是将干涸的东西滗离容器,汁留在容器。正因为如此,滗、滗,都与盪相通。